

諸子喻

道

諸子喻道

受托主義

列子說：齊國的國氏大富，宋國的向氏大貧。向氏特地從宋國到齊國，求開發財的方法。國氏對他說：「我善做盜，起初我做盜的時候，一年便可以生活，二年便富足，三年就大大發達了。從此以後，一天發達一天，鄉里隣居，都得到我的好處。」向氏聽了大喜，但他聽得做盜的話，却不懂得所以做盜的方法。他便去跳園牆，挖屋壁，凡他手所摸到的，眼所見到的，沒有一件東西不偷的。不料不多幾天，就被人破獲，法庭沒收他的贓物，連他祖宗的遺產，都不能保存。向氏深恨自己受了國氏的欺騙，於是又去尋國氏和他理論。國氏問他，「你怎樣爲盜呢，」向氏就述說自己做盜的情形。國氏說：「唉！你竟誤會到這樣地步了，現在我再告訴你我做盜的方法罷，天有時，地有利，我

便盜取天地的時利，例如：雲雨可以滋潤，山川可以生育，使我的禾稼能夠生長，居屋能夠建造。在陸地上，我就盜禽獸，在水裏，我就盜魚鼈，沒有一件東西不是盜來的，講到這些禾稼，禽獸、魚鼈、都是天所生成，那一件是我造作的呢。我盜於天並無一些災殃。至於別人所有的金玉珍寶穀帛財貨，都是別人所收聚的，豈是天所給你的呢，你偏偷來，自然要犯罪，將怨誰呢。」向氏不明白這一段真理，越發覺着國民是大欺騙了，就去問東郭先生，東郭先生說：「你的一身，豈不就是盜來的麼，你盜取陰陽的和氣，才能生存，才能有形體，何況外物，又那一件不是盜來的呢。本來天地萬物是不能相離的，我們認定那一件東西是我的，都算大惑，不過國民盜天的東西，是公盜，所以無災殃，你盜人的東西是私盜，所以犯罪，其實公私都是盜，就是亡公私也是盜，公公私私，就是天地的真理，如果能明白天地的真理，究竟誰是盜呢，誰不是盜呢。」

列子要發明萬物本乎天的真理，假設做盜的方法，以說明人無非盜天生的萬物而生。其實人何嘗爲盜呢，萬物都是上帝付託給我們的。

創一章，二十八節，「上帝就賜福給他們，又對他們說要生養衆多，遍滿地面，治理這地。也要管理海裏的魚，空中的鳥，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。」上帝造人開宗明義就是把地和地上的萬物，付託給人治理管理。詩八篇六節：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羊牛，田野的獸、空中的鳥、海裏的魚、凡經行海道的，都服在他的脚下。」上帝既將萬物付託給我們，我們就是上帝的管家，應當忠心不負上帝的付託，不可將上帝所付託的據爲私有，也不可存盜竊的心，盜竊上帝的萬物，供自己的享用。

造物的妙能

列子：周穆王時有一個工人，名叫偃師，見王，王說：「你有甚麼技能呢。」偃師說：「隨王的意思，叫我作甚麼，可以作甚麼。但我有一件造成的東西，願意王先看一看。」穆王說：「你可以帶來，我要看一看。」次日，偃師見王，王說：「和你同來的，是一個甚麼人呢。」偃師說：「是我所造的唱戲的人。」穆王一看見他走路低頭仰面，

似乎是一個真人，他口唇一動，就能歌唱，手足一動，就能跳舞，千變萬化，無不如意，王以爲實在是一個人，叫出許多姬妾來，一同觀看，歌唱將完的時候，唱戲的人轉動眼睛，調戲王的姬妾，王大怒，立刻要殺偃師。偃師大懼，立刻把唱戲的人解剖開來，擺在王的面前，無非是雜湊的皮革、木材、膠、漆、黑白、丹青。一類的東西，王仔細審查，見內裏的肝胆心肺脾腎腸胃，外邊筋骨支節皮毛齒髮，都是假造的，沒有一件不全的，湊合在一處，又和從前一樣了，王試一試，廢掉他的心，口便不能說話了，廢掉他的肝，眼便不能看了，廢掉他的腎，腳便不能行走了，穆王大大的悅服，贊歎着說：「人的巧，真能和造化同功了。」叫偃師坐在王的車上，回朝。

列子又說：宋國有一個人，以玉石爲君王造一片楮葉，三年纔成功。鋒芒、缺刻、莖柯、色澤、沒有一處不像的，亂到真楮葉裏面，誰也分別不清，這個人就仗着他的巧，吃宋國的俸祿。列子聽得說：「假使天地生物，三年纔成功一片葉子，世界上有葉子東西很少了，所以聖人專靠造化，不靠人的智巧。」

以上兩段，是列子以人的巧妙，反襯上帝的大能，僂師雖是往古來今的巧人，不過纔能造一個人，然而他所造的人，不過是機械，沒有生命，不能傳種，和真人相差甚遠，這就是妙絕千古了，但是古今來恆河沙數的人類。是誰造的呢，豈不是上帝的奇妙，不可思議麼。

再看宋人三年造一片楮葉，世人驚爲奇絕，不知春往夏來，有多少楮葉生長，不是上帝的奇妙誰能造成呢。

創一章，二十七，八，節說：「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像，造男造女，上帝就賜福給他們，又對他們說要生養衆多，遍滿地面，治理這地。」二章七節，說：「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，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，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。」

上帝所造的人是甚麼樣子呢，我們按生理學所研究，一個人的身體，有二百根骨骼支撐着，一個人的腦子，重不過四十六兩，但是包藏着十二萬萬神經細胞，管理全身的

動作，一個人的心，每分鐘，要跳動七十二次，每小時四千三百二十次，每日十餘萬次製造血液，輸送到身體各部，每分鐘要輸送十八磅血液，每日十二噸，每年四千噸，人若活七十歲，就有二十八萬噸，一個人的肺葉，若單片展開，約有二千方呎，單說人的一隻手，就有三十四種不同的動作，別的奇妙，更不能悉數了。偃師的巧，能有一處像這樣麼，世人奈何見偃師的巧妙，便驚爲神奇，見上帝的巧妙，反認爲自然，殊不知世界並無自然的東西，如果自然能成，爲什麼玉石終不成爲楮葉，皮草木材，終不能成爲人形呢。像這樣假的東西，尚須奇妙的能力，始能成功，何況真的呢，我們隨時觀察，宇宙間的事物，無一處不見上帝奇妙的能力。

誠信移山

列子說：太行，王屋，兩座大山，幅員七百里，高幾萬丈，在冀州以南，河陽以北。古時有一個人，名叫北山愚公，年九十歲，對着山住家，他以爲兩山阻礙出入的道

路，很不便當。有一天他聚集家人，計劃說「我同你們削平這兩山的險阻，開闢大道，直通豫南，達到漢陰，可以麼。」大家都說：「很好。」他的老妻，有點懷疑，說：「憑你的力量，不能削平一個土堆。太行，王屋，你將奈他何呢。況且這些土石也沒有安放的地方。」愚公說：「我們可以投到渤海的盡頭，隱士洲以北。」當時就率領他子孫有三個人扛着擔子，鑿土鑿石，以筐運往渤海的盡頭，他鄰舍京城氏的寡婦，也派一個小兒子幫助工作。經過冬夏兩季，才往返一次。河曲地方有一個智叟，攔阻他，說：「你真是太愚笨了，憑你殘年的餘力，不能損山一毛，這些土石，將奈他何呢。」愚公長歎一聲，說：「你的心這樣頑固，所以不能貫徹真理，還不如鄰舍的寡婦和小兒子哩，我雖然死了，我還有兒子呢，兒子生孫子孫子又生兒子，兒子又生兒子，兒子又生孫子，兒子孫子，永無窮盡，山却不會加多，何愁不平呢。」智叟無話可對。……上帝，感他的誠信，命二個神子，扛起兩座大山，一座安放在朔東，一座安放在雍南，由此冀州以南，漢水以北，再沒有山崗了。

太二十一章，二十一節：「耶穌回答說，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。不疑惑，不但能行無花果樹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對這座山說，你挪開此地，投在海裏，也必成就。」這一節經文，多半信徒，都不能瞭解，以爲主耶穌所說的山，不是真山，乃是靈意的山，指着人心中的大罪，橫亘如山一般，若有信心，也可以移開。殊不知列子早有正確的解釋：人是有生命的，子子孫孫，相繼不窮，山是沒有生命的，一些也不會加多，以有生命的人，削平無生命的山，當然是可能的，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，世人以數十年或數十百年的眼光觀察，竟以爲不可能，因此信心破產，這就是人不能憑信心生活，僅憑肉眼生活的最大病根。列子最後的話，是至誠格天，人定勝天的意思，與主耶穌所說：「你們禱告，無論求甚麼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」亦不相悖。但必須如北山愚公的誠信，才可以說到格天，才可以說到禱告，不然誠信破產的人，還能從主得着什麼呢。

信心的能力

列子：晉國有一位范子華，最好朋友，收養許多食客，其中有二個上客，一名禾生，一名子伯，他們二人，有一天到城外去游玩，住在位老農夫商丘開家裏，半夜裏他們談天，替范子華吹噓，說范子華能叫死人活，活人死，也能叫富人窮，窮人富。商丘開正在窮極的時候，在門外暗暗聽得，心中大喜，便收拾了些乾糧，挑着担子，投到范子華府上來，那知子華門下，都是些豪俠人物，執椅子弟，穿綢緞，乘車馬，一見商丘開是一個鄉下土老兒，面目漆黑，衣衫襤褸，便大家都來開他的玩笑，甚至百般欺弄他，領他上到一座高樓上，大家喊着說：「誰能跳下去，賞他百金。」商丘開聽到，便信以為真，就猛然間跳下去。但是，他好像一隻飛鳥，飄然落到地上，却沒有受一點傷。大家以為這是偶然的，不足為奇。因此又指着河的深處說：「這底下有珠寶，誰能入水拾取。」商丘開又信以為真，便聳身入水果然得着一顆珍珠。大家才都希奇起來，子華也照上客相待。有一天子華庫裏失了火，子華說：「誰能入火搶出綢緞來，無論多少，都賞給他。」商丘開一點不怕，向火裏往來幾次，身上也不被燒，也不受傷。大家才覺得

他是個有道的人，便向他請罪說：「我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，從前欺弄你不曉得你是」一位神人，你饒恕我們無知的聾子，瞎子罷，現在我們倒要請教了。」商丘開很詫異的說：「我並沒有什麼道，就是我自己，也不曉得所以然，不過有一樣，我要告訴你們，自從那天夜裏，聽到你們的話，我便信以爲真，直到今天，凡你們的話，我都信以爲真，在我自己，只怕誠心不夠，却顧不到身體的利害，惟有一心相信罷了，我現在才知道是受你們的欺弄，回想起來到水裏火裏，倒有些可怕了。」宰我聽到這件事，去告訴孔子，孔子說：「你們不懂得麼，真信的人，可以感動天地鬼神，天地間沒有做不到的事，至人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灼，就是這樣。」

列子這一段話，或者是假設的，但我們中國的哲學，的確是如此，只論自己的信心，誠不誠，不管所信的對象，是真是僞，都可以發生效力。此處與基督教的主張，微有不同，基督教的主張，相信的必須合乎真理才能成就，外人說，基督教主張迷信，真是妄言。至於說到信心的能力上，基督教更有積極的主張。

太十七章，二十節，主耶穌說：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，就是對這座山說，你從這邊擲到那邊，他也必擲去，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。路十七章，六節，主說，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，就是對這顆桑樹說，你要拔起根來，栽在海裏，他也必聽從你們。移山，移樹，近世解經家，自然有種種說法，但最要緊的，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出主耶穌積極主張信心的能力，已無以復加。若在事實上證明，如太九章，二十二節，患十二年血漏的婦女，因信可以痊愈。可十章，五十二節。瞎子因信可以復明。主耶穌同時對他們說：「你的信救了你。」可見信心的能力，是無可限量的。主耶穌一切神跡奇事，並不是爲表示神奇，乃是爲啓發人的信心，我們只要能信心堅定，基督教一切真理，就可以思過半了。

生命在我

列子：古時有一個人說，他懂得不死的方法。燕國的王聽說，就趕緊派一個人去學

這個方法，當沒有趕到的時候，那個人已經死了，燕王大大發怒，以爲所派的人去的太慢了，想要把他殺死。燕王有一個倖臣，諫諍說：世人所最怕的沒有過於死的，自己所最重的沒有過於生的，他自己既喪掉生命怎麼能教君王不死呢。燕王覺悟才不殺所派的人了。當時有一個齊子也想學這個不死的方法，聽說那個人死了，便捶胸自恨，爲什麼不早日去學呢。富子聽說，大笑說：世人所要的是不死，那教人不死的人，已經死了，我真不知道他們所要學的是什麼。

世界沒有一個人不死，所以也沒有一個人能教不死的方法。惟有約十一章二十五，六，節，「耶穌對他（馬大）說，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，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遠不死。你信這話麼。」古往今來，只有主耶穌敢說這樣的話，也只有主耶穌能教人不死，死的人且能復活。但是當他被釘十字架的時候，當時看見的人，都說他死了，空中的魔鬼也說他死了。主耶穌預先就解答這個問題，約十章，十八節，說：「沒有人能奪我的生命去，是我自己捨的，我有權柄捨了，我也有權柄取回來

。這是我從父所受的命令。」主耶穌對於自己的生命，有取捨的權柄，才能自己不死，也能教人不死，並不像世人自己說能教人不死的方法，自己的生命却不操在自己手裏。世人不信生命的主，偏要從別處尋求不死的方法，真是大惑不解。

生是行人死是歸人

列子：古人稱死人爲歸人，那麼，生人當然是行人了。行人不知道歸家，必是忘掉家鄉所在；一個人忘掉家鄉所在，全世界的人沒有不非笑他的，但如今全世界的人，都忘掉家鄉所在，却沒有一個人非笑。假使有一個人，離去鄉土，別去六親，荒廢產業，四出遊玩，終不歸家，這算甚麼人呢，世人必定說他是瘋狂，浪漫，但是又有一個人，專注他的肉身生活，好仗恃他的機巧能力。極力修飾他的名譽，盡力誇張他的榮耀，却不認識自己的家鄉，這可算甚麼人呢，世人反誇獎他是足智多謀的人。以上兩等人，都是丟掉自己，忘掉家鄉，世人反倒贊成一個，排斥一個，豈不是矛盾麼。獨有聖人才真

能知道，誰是應當贊成的，誰是應當排斥的。

列子用歸行人發明生死的真理，說得極爲透闢，古人有句常話說：「生寄死歸。」晉王羲之也說，「天地是萬物的大旅館，」人生也如同住旅館一樣。可見世人也知道人生就是羈旅，但世人却多以世界爲家，不肯過羈旅的生活，真能過羈旅生活的，惟有救主耶穌。

太八章二十節，耶穌說：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飛鳥有窩，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。」主耶穌當時雖不是專講生死的道理，但他實行羈旅的生活，是最爲澈底的。保羅在林後五章，一——四節，說：我們原知道，我們這地上的帳棚（肉體）若拆毀了，必得上帝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，深想得從天上來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，倘若穿上，被遇見的時候，就不至於赤身了。我們在這帳棚裏，歎息勞苦，並非願意脫下這個，乃是願意穿上那個，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。」保羅說生是住帳棚，也是羈旅的意思。他在腓一章二——二四節，說：「但我在肉身活着，

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。我正在兩難之間，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，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，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爲你們更是要緊的。」保羅說，他的生存，是爲人的好處。惟有離世（死）才是爲自己，好得無比。這並不是厭世消極主義，乃是真懂得生死的道理，真知道死的歸宿。我們必須真知確信生死的真理，才能認識家鄉，不然，必如列子所說，瘋狂浪漫，終身不知所歸。

至人的人生

列子說：春秋時代，有一個人名叫龍叔，他有一次請求神醫文摯，說：你的醫術，非常高妙，我有一種病，你能醫治麼。文摯說，可以，但是請你先說明症候。龍叔說：我的病是，一鄉的人都稱贊我，我不知道榮幸，一國的人都毀謗我，我不知道羞辱，得到也不喜，失去也不憂，我看生存同死亡一樣，看富有和貧窮無別，看人和豬是同等，看我自己和人也是同等，住在家裏，好像住客店，看我的本國，如同外國。我患這種病

，官爵不能激勵我，刑罰不能威嚇我，盛衰利害，不能變易我的心，哀樂不能移動我的情，不能侍奉君上，不能交往朋友，不能管束妻子，不能驅使僕隸，這是一種什麼病呢，用什麼方法能醫好呢。文摯叫他背着光明直立，文摯從他的背後詳細觀看，不久，說：「嘻，我看清你的心了，方寸的地方，很空虛，幾乎聖人了，不過你的心六個孔都很通達，只有一個孔閉塞，所以你反覺着聖智是病痛，我的醫術淺陋，不能治你這樣的病呀。」

這一段是列子理想的人生，他自己能否這樣，無從考據，但往古來今，真能做到這樣的，恐怕只有耶穌一人。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的時候，衆人前行後隨，高喊和散那，要擁立他爲以色列的君王，他並不以爲榮。耶穌到被釘十字架的時候衆人打他，睡他，譏誚他，爲他穿朱紅色袍，戴荊棘冠冕，他也不以爲辱，他情願捨去自己的生命，自然能看生死都是一樣，至於得失貧富，更無所庸心了，他看鄰舍，如同自己，他在世上沒有枕首的地方，（客店，）他看救外邦人，與救祖國人一樣重要。如此人生，所以魔鬼說